

難忘的知己

鄭繩武

紀念袁永馥兄

五十年一代交親，論政、衡文、研經、問史，過往無虛夕。聽秣陵秋雨聯床，抵掌而談天下事。追徇摯意稠情，應不減元白知音，羊左高義。

千萬里雙踪萍寄，投荒、赴難、入死、出生，相慰有狷狂。憶巴蜀西窗剪燭，遣懷每藉花間吟。堪嘆斷鴻零雁，難再覓雷陳至契，鮑管同心。

四川安岳袁永馥兄於去歲十二月廿八日下午十二時逝世於臺北臺灣醫學院附屬醫院，作了這一輓聯，以悼念足為友道楷模的友人。永馥兄字念勤，友好皆知念勤二字，多以念勤呼之。

我與念勤兄是民國十七年九月起就論交，迄今五十年。念勤兄籍隸四川安岳，操一口純正清晰的四川口音，我出生湖南西部沅陵，雖不與四川接壤，但語言接近四川語系。語言是感情交流的利器，一開始，我們就談得來。我們同考入中央黨務學校第二期，後來改為中央政治學校，設立大學部，行憲後改為國立政治大學。我們同為

政校第一期學生，初入校時，編定註冊號數，我是二〇九號，他是二二三號。政校初創，設備簡陋，校舍不大，寢室是上下舖，一百多人同住一大寢室。我與念勤兄註冊號數接近，就住在一起，抵足聯床，情好日密，意氣風發，遂成了莫逆之交。因是，得知了念勤兄家世及其身世的梗概。

念勤兄世居四川安岳縣姚氏鎮，民國前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生。祖父建瀛公，遜清舉人，父就鄉公，懸壺濟世，母盧氏，清德奕世，著譽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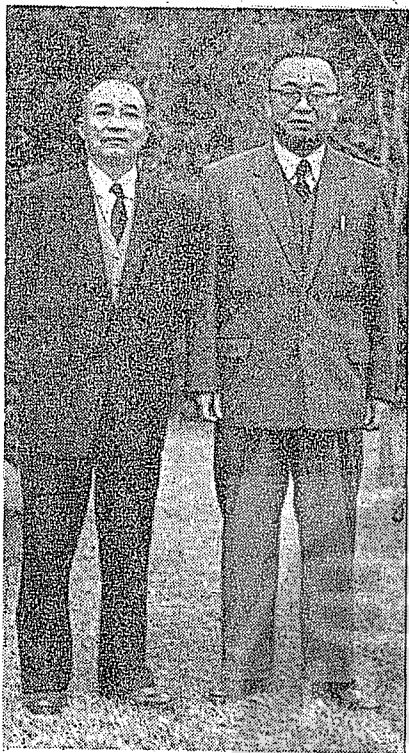
念勤兄性端慤，幼歧嶷。六歲入小學，十六歲入安岳縣立中學第十三班，皆以學業冠儕輩，與前二班同學同邑康澤（兆民）先生結識。康先生者，受總統蔣公特達之知，民國二、三十年間，崛起於政壇，為國家的干城，為黨的棟幹，為領袖的股肱。最後奉命戍守襄陽，抵死不屈，而以苦節自持，著聞於世者也。念勤兄少懷壯志，志切革命，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民國十五年應康先生之邀，赴粵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十七年秋為謀深造，再入中央政治學校第一期

，攻習行政。念勤兄器量弘深，姿度廣大，同學慕與論交，如飲醇醪，頗有周公瑾的遺風。彼亦協朋結好，巍然為同學的重鎮。瀋陽事變，東北淪亡。愛國之士，投袂奮起，倡言民族復興運動，獻身安內攘外行列，念勤兄痛心國難，首先參與。經其汲引介紹，政大第一期同班同學，參與者竟達數十人。其領導力之強，更可以概見。民國二十一年政校畢業，奉派任浙江民政廳佐理員，未秩微官，勞瘁案牘，非其志也。次年冬，康先生奉命籌組南昌行營則匪別働總隊及中央軍校星子特訓班，佐治帶人。先由康先生電邀念勤兄與作者赴贛磋商。在由南昌赴星子鄱陽湖一葉扁舟中，決定應調在浙政校一期同學名單三十二人。先是康先生擬先予念勤及作者以中校職位，念勤斤斤以為不可，蓋以同來獻身革命事業，未見績效，即有差別待遇，殊非所以待友取士之道。於此亦可見念勤兄的光風霽月已讓人的襟懷！最後決定：一律以少校調用。於此亦可見康先生之用人唯才，不拘常格，宜乎其幕府人才的薈萃

，頗極一時之盛也。

念勳兄參與康先生戎幕後，先後任康先生所主持之中央軍校星子特別班主任秘書、軍委會別動總隊主任秘書、機要室主任秘書。當時，康先生事業發軔之始，筆路藍縷，一切草創。念勳兄性明知人，一秉至公至正之心，為康先生物色人才，推薦僚屬，其所品覈，皆如所鑒，籌劃決策，多諳其謀，典則規章，悉出其手。他事康先生，有德則昭之，有過則匡之，犯而不欺，久而能敬。他對僚屬，過則歸己，功則歸人，煦煦然，從無呵責詬誶的惡言厲語。他嫺習案牘，熟諳公文，工書法，字跡娟秀，凡康先生之密呈，都是他親擬恭繕，不假手於他人。他盡到了帷幄參贊的責任，發揮了幕僚功能的極致。他與康先生外託長官僚屬之義，內結朋友骨肉之親，康先生既如是倚界之隆，信任之深，他仍謙抑自律，從不

前臺灣電影事業公司總經理袁永綬(左)與本文作者合影。



擅權自恣，踰越非分。我們嘗見許多職司機要的人員，一旦依附青雲之上，就一反本來面目，「舉動同山海，呼吸變霜露」，假傳「聖旨」，為非作歹，呼朋引類，排斥異己，甚至招權納賄，敗壞政風。以視念勳兄，賢與不肖之分，真不可以道里計了。念勳兄追隨康先生近二十年，敬慎終始，克盡幕僚最高的道德，今日蓋棺論定，可謂為幕僚的典型。

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念勳兄先後任青年團社會服務處副處長暨西康青年團幹事長。嗣黨團合併，與劉逆文輝分任中國國民黨西康省黨部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西康政情複雜，軍閥把持，販賣烟毒，擴充軍力，陰持兩端，觀望俟隙。他肆應其間，極為不易。他既與劉逆文輝黨猶異器，自然不肯沉湎一氣。他振拔泥淖之中，蟬蛻塵埃之外，廉隅自矢，忠貞自守，可謂較然不欺其志。終念勳兄之任，劉逆不敢公開異動，念勳兄睨視捍衛之力也。

來臺以後，念勳兄先後任臺灣省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郵電、電信兩黨部書記長，在總經理任內，整理經營，其業績為歷任之冠；在書記長任內，發揮組織功能，使郵電兩業建設，享譽國際，其業績亦著列黨史。念勳兄擅交遊，不吝財，振人不瞻，趣人急難；

與朋友共事，尤能推賢讓能，每有優遇，都是黜己而讓人，友朋樂與往還。其所居處，如重慶之文華街、成都之桂花街，都是賓客盈門，勝友如雲，彷彿孟嘗君之在薛下。他儀容修整，口才便給，一語一默，冰釋泉湧，都有一種飄逸靈秀之氣。興趣廣泛，取朋友不拘一格，然皆相尚以義，相見以誠，所與交往者，類皆講求名節，忠貞奮發之流。他待朋友不薄，朋友所以報之者亦厚。他晚年臥病十五年，朋友探疾者，日踵其門，每逢其病危之時，更是絡繹不絕。最後彌留的前夕(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作者與袁守成、上官業佑、林作梅、湯燦華、劉清源諸兄，還守候病榻，待其最後之一訣，天不假緣，未得償願，次日晚十二時他一瞑不起，在旁送終者，除其夫人馮元璋女士及次公子次女公子外，尚有上官啓我兄。世風日下，友道日傾，啓我兄之篤於友道，可以風末世矣。念勳兄公祭之日(民六十六年一月十九日)，友人聞訊而往祭者達千餘人，有撫棺慟哭、痛哭失聲者；有老淚縱橫、泣數行下者；有熱淚盈眶、泣不可仰者。一種悲感沉哀的氣氛，充溢於靈堂之內，最後送至火葬場者，亦達百餘人。古人說：「一生一死，乃見交情。」以一個纏綿病榻十五年，與權勢絕緣的人，一種感念敬佩底心情的自然流露；設非念勳兄的平日善交朋友，感人之深，何能竟至如是？現在他死了，他的言談舉止，聲容笑貌，永遠繫繫於朋友腦海心影之中。在這利盡交疏的社會裏，他可以說是「友道的楷模」了。

念勳兄於國家需才之時，出身政校、軍校。

他既有命世之志，復有命世之才。在大陸的時候，以康澤先生之推心置腹，倚如股肱，不令其遠離左右，失去一大助手。他亦恬退自處，淡泊自甘，不爲一己謀。最後拜命任西康青年團幹事長，稍用其材，然又未竟其志。大陸變色，無人薦達，加以新秀登庸，勳耆退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屈就了非其所志的職位。遂使他的成就，不副所期，卒不獲大展其英才，坎坷以沒世，信乎是有命焉，不可強而致也。他晚年劇於飲，無酒亦不索，耽於博，暇則爲之，蓋亦由於中心鬱結

，無所宣洩，非真好也。以是影響其健康甚大。他三次腦溢血，初時尚能行動自如，如是者五年，後來，苦臥病榻十年，飲食便溺，都是他夫人調護照顧，行動維艱，舉步僅及室內三五尺，其痛苦顛連之狀，非人所能忍受。他怡然自處，笑語傾談仍如常人。他在輾轉床褥之間，憂國之情，惻時之念，仍然溢於言表，無時或釋。作者病耳，聲細不能辨，在其逝世前半月，與喪守成兄前往醫院探疾，他還笑謂作者：「充耳不聞」，此種忠愛國家、浩然捐生的精神，不克表現於疆

場之捍敵，而却表現於病榻之纏綿，豈天之不仁耶？抑天之不與耶？念勳兄逝世於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時，享壽七十歲。夫人馮元璋女士，賢德備著，生子女七人，陷鐵幕內者三人，居自由地區者四人，都能卓然自立，明德有後，可以無憾矣。

行矣！念勳！生死異路，永從此別。吾兄平日敦尚友道，華夏重光，友人當遵兄之囑，瘞兄之骨灰，歸葬吾兄於故里。友人之所以報兄者，僅此而已！

中外袖珍叢書之七

河上人語

宋希尚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共收集宋希尚教授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要目有：乘長風破萬里浪。張謇與中國水利。黃河上所記「龍王」之謎及其考證。交通三老。慈航老法師肉身不朽。談命與醫。追念水利導師李儀祉先生。漢代水利專家——樂浪人王景。李儀祉軼事。黃河堵口經驗談。與老河工一夕談。記雷塞浦先生的生平。記薩凡奇博士。莫斯科之旅。中國石油工業之發展。天山憶舊游。追懷朱紹良將軍。湛虛上人與我一段因緣。工專校長生活片段。談揚子江水電工程。港政接收慘痛教訓及應有覺悟。

中外文庫之八

慈禧與珍妃

章君穀等著

定價叁拾元

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恩怨怨，相互影響，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會由章君穀、徐荻芬、康僑、龍寶騏、王成聖諸位作家，搜集宮廷密勿，真實史料，撰寫專文在中外雜誌發表，極獲讀者重視，頃應讀者要求，編纂成書，附以珍貴圖照。定價叁拾元，請將書款交郵劃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